概述

我们野花研究院（Wildflowers Institute）近五十年来，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模式，才能让整个社区释放人民与生俱来的潜能，使社区成员得以蓬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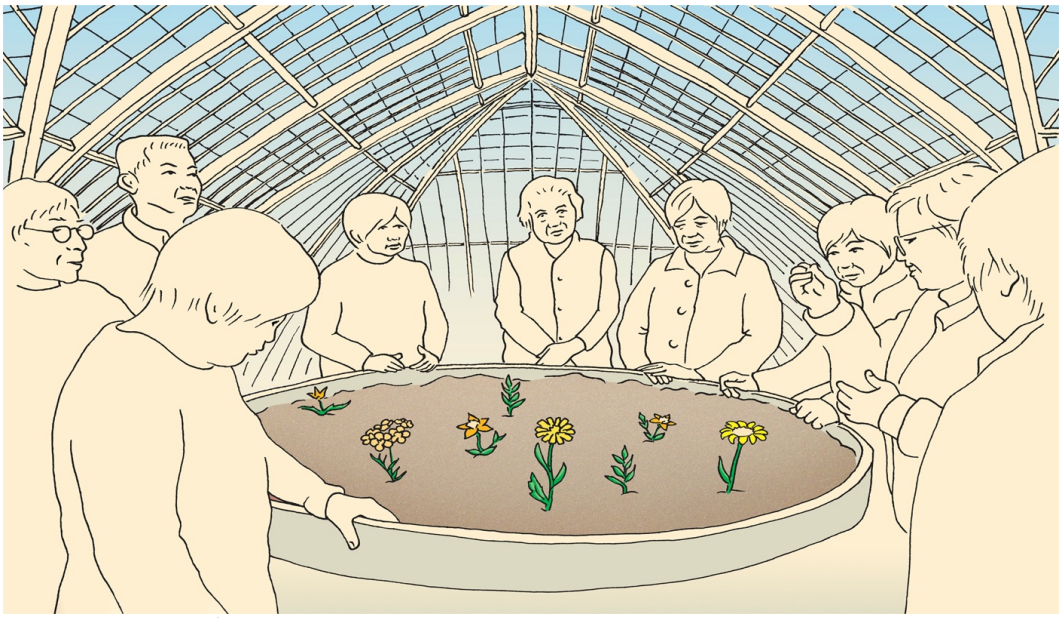
我们一再发现，富有爱心的个人、服务提供者、家庭、宗族、非正式团体、正式组织以及捐助者，都在努力汲取社区力量的源泉。然而，这些力量往往各自为政，各自从社区的历史文化与非正式关系中提取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元素——正是这些元素构筑了家庭与社会的“巢”。这样的“巢”并不总是能被正式机构与慈善组织所看见，甚至社区本身也常常无法将其清楚表达。但一旦被辨识并加以强化，它便会成为一股持久变革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源自爱、互惠与自发性，并自然而然地生长。我们的目标，就是将跨越不同形式与立场的独立与集体善行汇聚起来，形成一股持久而有效的良善力量。

温室计划

我们正在启动“温室计划”（The Greenhouse Project），旨在更有系统地应对并强化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个人或组织、正式或非正式——之间的协调，并寻求释放任何特定社区内部所蕴藏的独立资源。我们与阿斯彭研究院（Aspen Institute）、田德隆社区发展公司（Tenderloin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所属住宅，以及可能参与的其他组织与地方单位合作，力求跨越正式机构（受法治与官方政策规范）与家庭、宗族、社会团体及协会（受非正式的信任与尊重准则所驱动）之间的鸿沟。通过弥合这一鸿沟，我们希望为社区的永续发展培育出具有变革性——且能自我延续——的解决方案。温室计划将协助各利益相关者发掘社区内部那份隐而不显的凝聚力，从而大幅强化对社区永续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关系与愿景。这一方法建立在数十年的经验之上，并将社区长者视为——或许是最为关键的——社区资产予以善用。随着我们持续辨识、学习、记录并分享社区成员的智慧，温室计划也将协助服务提供者与捐助者与我们携手，寻求更有效的方式来提升社区力量。

温室计划的核心理念，源自野花研究院的一则比喻：

野花是野火过后最先生长的植物，为生态系统的恢复提供最初的可持续根系结构与养分。而温室，则是幼苗得以生长茁壮、进而移植他处的地方。在与社区成员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在邻里以及更广大的服务者—捐助者生态系统中培育幼苗。下图描绘的是一群长者在一场工作坊中，齐聚于他们这座隐喻温室的中心。



插画：约翰．波鲁索（John Borruso）

发现凝聚力

每个社区的组织方式各不相同。每个社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规范，用以引导其成员，并传授关于人生价值的种种课题。正因为每个社区皆有其独特之处，且往往带有隐而未显、未被察觉的风俗与特质，要辨明是什么将一个社区凝聚在一起，并非易事。费孝通教授对此有精辟的描述：

“人类行为总是受特定目的所驱动，而这些目的又源自一系列通常不为持有者本人所察觉的假设。个人透过持续且专一地参与某一特定文化，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该文化的基本前提。正是这些假设——所有受文化制约的目的、动机与原则之精髓——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构成社区一切制度的根基，并赋予其凝聚力……然而不幸的是，这正是文化中最难以捉摸的一面。由于这些假设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研究者难以从言语表述中发现它们。相反地，通常必须从具体行为中加以推断，而这一过程，需要观察者具备一定的洞察力。”[1]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逐渐学会了该关注什么。举例而言，我们发现，要提升华人离散社群的社区永续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让慈善工作与早已投身于行善的成千上万人所秉持的正向能量相结合。关于这种正向能量如何以“礼”——一套用以组织家庭与社区的今日荣誉准则——的形式体现，详见野花研究院于2026年3月3日发布的通讯《迈向充满关爱且历久不衰的家庭“巢”》（Toward a Caring and Enduring Family “Nest”）。承担责任、懂得妥协，并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不自私自利，这些美德引导并促进了跨越种族、族裔、性别倾向、原住民血统与世代差异的合作关系。当这些美德与公正的组织力量相结合时，仁爱之心便会在民众之中涌现，社区也得以历久弥新、繁荣兴盛。[2]

尽管我们最初是在与华人离散社群合作的过程中，才体认到“礼”的重要性，但我们逐渐发现，“礼”的各种形式其实支撑着所有社区。能够辨识并支持社区之“礼”的服务与慈善工作，将能释放社区既有的道德财富，也更有可能带来丰盛的成果。温室计划将使我们得以用更聚焦、更有系统的方式，在各个社区、服务提供者与慈善家之间，深化并传播我们的洞见。我们期待，看看这将孕育出怎样的成长与绽放。

1 费孝通（Hsiao-Tung Fei）与张之毅（Chih-I-Chang）著，《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5年，页81–82。

2 参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页566。